

长篇历史小说

壮志凌云的淮阴少年，跻身楚汉大血战，历尽坎坷，最终投到汉王刘邦帐下，拜将封王，转战南北，百战无敌，奇谋诡计叠出，演绎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历史壮剧……

韩信

齐王韩信对楚汉双方均举足轻重，有人提出让他与刘项鼎足而立……吕后与萧何谋划，把韩信请到长乐宫中……

李凤生·著

华夏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

壮志凌云的淮阴少年，跻身楚汉大血战，历尽坎坷，最终投到汉王刘邦帐下，拜将封王转战南北，百战无敌，奇谋诡计叠出，演绎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历史壮剧……

韩信

齐王韩信对楚汉双方均举足轻重，有人提出让他与刘项鼎足而立……吕后与萧何谋划，把韩信请到长乐宫中……

李凤生·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信/李凤生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6.5

ISBN 7-5080-3981-5

I: 韩… II: 李…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6278 号

丛书策划:高 苏

电 话:64663331-3079

电子邮箱:huaxiagaosu@163.com

责任编辑:高 苏

封面设计:郭 艳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版 次: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70×970 1/16 开

印 张: 23.75

字 数: 328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天下变韩信从军	1
第 二 章	斩秦尉三军显威	11
第 三 章	护降卒新安初谏	25
第 四 章	保秦阙咸阳再谏	35
第 五 章	定天下侍卫三谏	49
第 六 章	哀项羽弃楚从汉	61
第 七 章	拜大将汉中对策	71
第 八 章	取关中暗度陈仓	83
第 九 章	传檄文三秦归附	95
第 十 章	出关中巧取韩殷	105
第 十 一 章	祭义帝誓师伐楚	115
第 十 二 章	拒荥阳连定汉军	127
第 十 三 章	汉势颓魏王反目	139
第 十 四 章	逼浦坂巧渡夏阳	151

第十五章	避重兵乘虚破魏	161
第十六章	竭水战苦取阨与	171
第十七章	背水战智勇克赵	183
第十八章	拜军师韩信纳贤	197
第十九章	迫燕国不战屈兵	209
第二十章	争天下东伐强齐	221
第二十一章	破临淄席卷齐境	233
第二十二章	决潍水联军溃败	245
第二十三章	定齐国韩信称王	257
第二十四章	念一统义绝三分	271
第二十五章	驻彭城垂钓项羽	283
第二十六章	困垓下以柔克刚	295
第二十七章	施妙计逼绝霸王	307
第二十八章	天下定衣锦还乡	319
第二十九章	伪狩猎楚王遭擒	331
第三十章	淮阴侯闲居论兵	341
第三十一章	疏小细大祸临头	355
第三十二章	功与罪后人评说	367
代 后 记	千年一叹——韩信谋反了吗?	371



第一章

天下变韩信从军

初夏的淮阴，满城飘飞着洁白的柳絮。城外万物生机勃勃，城里人们忙忙碌碌。

韩信和妻子月娥开的酒店，生意十分红火。韩信虽然不会做生意，但月娥却是个能手。她卖酒待人热情，让利顾客，童叟无欺，很快赢得城里人的信赖。韩信帮下手，干重活，跑腿运输，一点也闲不着。两个人想再干一两年，把欠债还清，接两位老人到城里来住，尽一尽孝心。

哪里想到，这天，发生一件震撼淮阴城的大事，这件事改变了韩信一生的命运。

快到中午的时候，人们突然惊恐起来，像有狼追来一样从四门往城里跑，进城后又向小巷深处跑去。慌张的人们说不出话来，只顾逃窜，淮阴城顿时陷入紧张和恐怖之中。

淮阴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铜锣就满街地响起来。从南街到北街，从东巷到西巷，像炒豆一样响，人们从来没听过这样的锣声。疾风暴雨似的锣声，又给人们增添几分恐怖感。接着，县吏失声嗥叫：有贼人造反，来攻打淮阴城，青年男女，快快到城头守城。

一时间，淮阴城大乱。

韩信早就听喝酒的人议论：老百姓受不了秦王朝的恶政，起兵造反了。这消息越传越多：说天下已经大乱，豪杰各起一方，攻县城，杀郡守，非常厉害。韩信没有想到，义军这样快就到了淮阴城。

韩信看城中乱作一团，急忙收拾店铺，关闭门窗，把月娥和孩子在家中安顿好，自己跑到街上想看个究竟。

韩信刚出门，义军就杀进来了。韩信没敢向前走，躲在暗处观看。

义军像潮水一样涌进淮阴城。一位青年将领英勇无畏，冲在前面。只见他头戴金盔，身披银甲，骑一匹杂毛快马，手持长戟来到县衙前。县令刚跑出不远，便被那将领挥戟挑在半空。县令四肢在空中乱抓，鬼一样地嗥叫，转眼间，就像一件过了水的布衫被摔在地上，然后又被拥过来的义军踩在脚下。县丞也想逃跑，被另一位手持长枪的将领戳死。县吏来不及逃走的

都被乱军砍死。

淮阴城烽烟四起，血溅朱门，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韩信正看得出神，月娥来到身边，拉着他跑回店铺，躲避起来。

韩信很敬佩那个金盔银甲的将领，竟能把县令挑在半空，真是英雄。这些县大人平时只会欺压百姓，在义军面前还不如破衣服值钱。

月娥拉着韩信的手始终没敢放开，在店铺里躲了半天一宿。

第二天，太阳升起来以后，韩信悄悄地从门缝向外看：街上到处是大兵，也有老百姓。他们相安无事，并无仇意。韩信这才知道，义军并不伤害老百姓，于是不听月娥的劝说，来到街上。

韩信出店铺走不多远就是县衙，但县衙已经不是昨天的县衙了，出来进去的都是义军将领。这世界就像六月的天气，说变就变了。昨天还在耀武扬威的县大人，今天就变成了臭肉。县衙门前，挂起一面红旗，旗的正中是一个白色篆体的“项”字。

韩信看这“项”字大旗，想起了父亲。妈妈说，父亲是楚国大将项燕部下的将领，被秦军杀死了。秦王朝对韩信来说，有杀父之仇，灭国之恨。韩信又想起司马爷爷讲的秦灭楚国的故事。从那时起，韩信对秦王朝就产生了痛恨，并油然升起一个信念：当兵去，消灭秦王朝，替父亲报仇，为楚国雪恨！

韩信读过兵书，喜欢兵法，当兵早已成为他的向往。大丈夫志在天下，决不能偏安淮阴一隅，老死一方。韩信决意从军旅，创大业，流芳百世。

韩信问人群中的一个军官，知道是项梁的部队。项梁就是项燕的后人，是为复兴楚国起义的。不知不觉，韩信对这支部队又增添了一份感情。

韩信再往前走，来到县城中心广场。广场正中是一棵大槐树，树干有缸那样粗，茂盛的枝叶遮住了半边天。大树下，挂着一面白旗。白旗正中是一个硕大的“兵”字。旗下聚拢了许多人，仿佛在看杂耍。韩信上前一问，原来在招兵。青年男子，只要愿意当兵抗秦，到前台登一个名字，发一块腰牌就可以了。

凭这块腰牌，可以领衣服，领兵器，可以到兵站去吃饭。

韩信挤到前边登了记，领了腰牌，但他没去领衣服，也没领兵器，这事得和月娥说一声。

韩信把腰牌藏在身上，回到店铺和月娥一说，月娥却一百个不同意，说：“我不要荣华富贵，更不想流芳百世。只求夫妻恩爱，朝夕相处，厮守到老。”

韩信坚决不肯，说：“大丈夫生身在世，应当立功名，求富贵，创大业，才不枉活一生。时逢天下大乱，正是英雄辈出的时候，应当轰轰烈烈地干一场。”

月娥就是不同意，两个人你想说服我，我想说服你，结果谁也没能说服谁，闹腾一宿。第二天，月娥要回乡下娘家。她想：离开淮阴城，等大兵走后再回来，那时韩信也许会丢了这个念头；再说，回到家里，大家共同劝一劝他，众人一心也许能改变他的主意。韩信也愿意跟她回家，他有他的打算，回到家里把月娥和孩子安排好，自己也能放心出来。

月娥回到家里，一头扑在妈妈的怀里哭了。田妈妈不知怎么回事，以为两口子生了气，一问才知道韩信要当兵去。

当初，韩信和月娥的婚事田伯伯一百个不同意，月娥却以身相许。田伯伯嫌韩信是流浪儿，嫌他穷，把婚事压下一年之久。后来韩信瞒天过海，制造月娥私奔假象，以逼迫田伯伯低头。老田在众人面前丢了脸，于是把女儿赶出家门，两人这才到淮阴城卖酒为生。时间长了，和家人的感情也慢慢好起来。

听说韩信想当兵，田伯伯没好气地骂道：“什么当兵？那是造反！你知道造反的罪过吗？要祸灭九族的。现在是大秦的天下，几个蠢贼就想撼动大秦江山？做梦！你想一想，历朝历代哪个谋逆造反的有好下场了？你快收起这份心，老老实实地过日子，将来我这份家业也不能带到棺材里去。吃的、穿的、用的，到你孙子辈也够了。”

田妈妈也说：“好好的日子当什么兵呢？城里乱，你们搬到乡下来。不准你们再提当兵的事。”

田家众口一词，韩信还是极力争取，说：“秦王朝统治残暴，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天下人早已恨之入骨。造这样王朝的

反，是承天意，顺民心，何罪之有？这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如果不轰轰烈烈地干一场，生来死去，默默无闻，和草木秋虫有什么差别。你们谁也拦不了我，我把月娥交给你们，日后我有出头之日，共享荣华富贵。如果我没有福气，死在军中，请二位老人把月娥和孩子照看好，我也瞑目了。”

结果，一家人争了一天，谁也没说服谁。田家三比一，有情有理，百般劝解，没有说服韩信。韩信一比三，有大志，有豪气，耐心解释，也没能说服他们。月娥说服不了韩信，就来找王妈妈。

王妈妈听说韩信坚决要当兵，知道难以说服他。王妈妈太了解韩信了。她知道韩信对兵书战策烂熟于心，志向远大。也知道韩信有能力，有心计，从军远去，也许能做一番大事业。如果没有机会，只能一辈子默默无闻，显示不出自己的才能。但天下大乱，当兵的九死一生，有几个能平平安安回家？自己的男人就是为了大志才出去的，结果一去未归……想到这儿，她又不想让韩信走。

王妈妈见月娥带着孩子苦苦相求，知道做女人的难处，于是来找韩信，说：“我平素知道你喜欢兵书，善于战策，如今有这样的机会显示本领，当然好，可是月娥也不能不管。你走后，她们怎么生活呢？你是有家有口的人了，不能一个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韩信说：“我韩信是个孤儿，是妈妈收留我，使我长大成人，这恩情比天高，比海深。从这情分上说，妈妈的话，我应一百个、一千个听从。更有月娥对我很好，一往情深，我也舍不得离开她。可是我习读兵书，现在正是用武之时，我怎能在家里呆下去呢？如果我不能走出去，就像金子埋在地里，永远不会闪光。那样我会发疯，我会闷死的。还请妈妈理解孩儿心情，帮我说服月娥，叫我到外面一显身手，我即使死去也心甘情愿。”

王妈妈从韩信身上，看到当年丈夫的影子。那时，他就像韩信一样，立志远去，拉也拉不住，结果……丈夫留下的《孙子兵法》，韩信不知读了多少遍，已经倒背如流了。还有那一本

柜的书，都叫他读完了，也许是这些书在鼓动着。可是月娥情真意切，自己的半生苦难，也是男人无法理解的。王妈妈陷入两难之中，无论怎样做，无论说服谁，都是痛苦的。

王妈妈想来想去，想出一着。她把月娥和韩信叫到身边，说：“韩信要当兵，月娥不让去。月娥占情，韩信占理，我实在无法公断。我想问韩信三个问题，如果答得好，就当兵去；答不出来，只能留在家里，和月娥安心过日子。去留凭天由命，日后你们俩谁也别埋怨我。你们看怎样？”

韩信首先赞同。月娥心想：如果王妈妈出几个简单问题，不把韩信放走了吗？如果出几个难题，难倒韩信，就把他留下了，这事关键在王妈妈。月娥想了想，也同意了。

事情定妥以后，月娥和妈妈一同来找王妈妈。

田妈妈说：“韩信能不能当兵，关键在你了，你一定要想办法留住韩信，保我一家团圆。我只有月娥一个孩子，我们死后，她无依无靠，我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

田妈妈殷殷嘱托，令王妈妈感动，说：“我一定难住韩信，把他留在你们身边。”

老田不再说服韩信，也不去求人，独自一人不住地骂：“自从我家碰到韩信这个孤儿子，就没安稳过。想去当兵就走，把孩子也带去。将来弄个造反的罪名他自己担着……”

夏天的夜晚，皓月当空，明如白昼。喧闹了一天的人们渐渐地安静下来，只偶尔听到几声狗叫。

按照约定的时间，韩信、月娥、田妈妈都来到王家。王妈妈在大桑树下放一张高脚方桌，四个人分别坐在一边。王妈妈不动声色，韩信和月娥都在等王妈妈出题。

王妈妈和田家住在一条街上，两家关系很好，她接受田妈妈的嘱托，决定难住韩信。王妈妈想起小时候父亲在私塾里讲的田文难父的故事，便说：“我的问题很简单，月娥不要怪我，韩信答不上来更不能怪我，成败听天由命。”

月娥听说问题简单，以为王妈妈要变卦，心里着急。

王妈妈四下看一眼，问韩信：“儿子的儿子是什么？”

月娥一听大失所望，这也叫问题吗？

韩信没有想到王妈妈竟出这样简单的问题，想一想，答道：“是孙子。”

王妈妈又追问道：“孙子的孙子呢？”

韩信答道：“是玄孙。”

王妈妈继续追问：“玄孙的玄孙呢？”

开始，韩信觉得问题很简单，没想到问到这里却不知怎样回答，他还没听说过下边的称呼呢。

月娥一开始很着急，当王妈妈问到这里，才知道问题并不简单，又暗中得意。王妈妈知道，这是一个无解的死题。当时齐国宰相都答上来，韩信能答得出来吗。

夜静悄悄的，月亮挂在半空，似乎也在等待韩信回答。韩信想，从来没听过这样的排序，如果答不出，当兵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韩信急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一句话：无则空，空则泛，泛则广。既然没有说法，不可以随意去猜想吗。

立在桌子中央的香快烧完了，王妈妈说：“三代的事都说不清楚，还当什么兵呢？答不上来，就各自休息，明天不许再提当兵的事，好好过日子吧。”

韩信不动声色地说：“妈妈，我找到答案了。”

王妈妈不信，问道：“是什么称呼？”

韩信坚定地答道：“玄孙的玄孙是‘耷拉孙’。”

王妈妈不禁笑起来，说：“什么叫耷拉孙？胡编，欺骗人。”

韩信非常认真，说：“妈妈如果说不对，你说叫什么？”

韩信这一反问，把王妈妈难住了，她也不知道怎么称呼。王妈妈没想到，韩信竟弄出这个词来，只闭口不答。

韩信进一步追问道：“妈妈不能回答，我说的就对。”

月娥在一旁着急地问道：“他答得对吗？”

王妈妈说：“我也没法回答。”

月娥也跟着分辩，没听说过，这是骗人。

王妈妈心里有数，就算你答得对，可后面还有更难的问题呢。王妈妈用“田文难父”没能难住韩信，又从怀里掏出一组玉环。玉环共三只，两两相连，是从一块玉石上雕凿出来的玉

连环，做工精致，玉质细腻。

王妈妈把玉环放在桌子上说：“这是我出嫁时，娘家送给我的嫁妆。我很喜欢这套玉环，几十年来带在身边。我总想解开它，分成三只有多好哇。可总没有解开，今天就请韩信帮这个忙吧。”王妈妈说完，把玉连环推给韩信。

韩信拿起玉连环一看，两两相套，根本没有缺口。每只环体都有手指那样粗细，是一件精美的玉器，根本无法解开。

月娥坐在一边暗自高兴，她知道这是王妈妈故意难为韩信，设的一道死题。韩信把玉连环放在手中仔细观看，拉一拉，扯一扯，没办法解开。不一会儿，韩信的头上急出了汗珠，一炷香很快就矮下去了。如果香烧完还不能解开，韩信就是失败，当兵的事就不能再提了。

王妈妈看韩信一筹莫展的样子，说：“打不开就还给我吧。”

韩信急中生智，心想：不破不开，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于是，把玉连环扣在双手中，用力一压，玉环断了。

当王妈妈再追问时，韩信说：“玉环打开了。”

王妈妈不相信，说：“不可能，你拿给我看。”

韩信一张手，玉环各自分开了。

月娥大惊失色，这样贵重的东西，怎么随便就弄坏了？

王妈妈无言以对，心想：这小子就是与众不同，真是奇才呀。她想了想说：“打坏我的玉连环，你要赔我的。”

韩信答道：“妈妈的东西我一定要赔，今天这样做也是被逼无奈。”

王妈妈连出两题没有难住韩信，有负田妈妈和月娥的重托。王妈妈很理解女人的心，在女人眼里，什么功名利禄，王侯将相，一抔粪土而已。她们只需要有个温馨的家，有个体贴人心的丈夫，有个孝顺的孩子，而男人往往把这些东西看得很轻。

王妈妈知道，原来设计的题目已经不能难住韩信，一时又想不出更好的题目，便说：“你把我的玉连环弄坏，我也不追究了，第三个问题明天再说吧。”

韩信想，如果妈妈想一宿，弄出个难题我就答不出来了，于是反对说：“妈妈说过，今晚连出三题，不能变卦。如果把问

题推到明天，就是妈妈输了。”

王妈妈坐在桌前，一时没了主意。如果推到明天，韩信不依不饶，自然认输，又不甘心。想了一会儿说：“这样吧，我坐在这里，如果你把我请到屋里去，就算你赢。可不能动手动脚。”王妈妈看韩信一眼，又点燃一炷香。

韩信一听，傻了。你不想进屋，又不让我动手，怎能把你请到屋里去呢？

月娥和田妈妈都暗中高兴，知道这是王妈妈有意难为韩信。月娥心想：韩信鬼点子再多，看你怎样请王妈妈进屋。

韩信左思右想，没想出个好办法，后悔把王妈妈逼得太紧了。

此时，皓月当头，村子里一点声响也没有，香火正一点一点地燃下去。韩信知道，这是妈妈有意难为自己，说：“这个问题太难了，您能不能换一个问题呢？”

“不能换。王妈妈说了就得算数。”月娥第一个反对。

“那就叫我想一想，明天再回答可以吧？”韩信又央求道。

“必须在一炷香之内回答，刚才你还说连出三题呢。今晚答不出来就是你输。”又是月娥反对。

韩信理解月娥的心，丈夫从军，妻子在家会困难重重。何况出外当兵，九死一生，如果分手，就意味着分别呀。但从军立业，已是韩信想定了的事，一定要走出去。

韩信想了又想，忽然想起“兵不厌诈”的话来，说：“妈妈出题，提一个条件，我回答问题，也想提个条件，可以吗？”

王妈妈问：“什么条件？只要你说得合理，我就答应你。”

韩信说：“妈妈坐在这里，我没有办法把您请到屋里去，但如果您坐在屋里，我却有办法把您请出来，算不算我赢呢？”

王妈妈想，从屋里到外面来，和从外面到屋里去是一个道理，只要我不动，永远也出不来。于是答道：“可以。如果请不出来，就是你输。”

韩信说：“到那时我甘心认输，再也不提当兵的事了。”

王妈妈说：“有月娥她们在，你们都记住韩信的话。”说完向屋里走去。

月娥知道韩信鬼点子多，每提一件事，都有用意。她正想韩信为什么把题目变换一下时，王妈妈已经走到屋里，坐在床上说：“你可以想办法了。”

韩信看妈妈很认真的样子，突然哈哈大笑，说：“妈妈已经输了。”

王妈妈突然意识到，自己中了韩信诡计了，急着又从屋里走来，指着韩信责备道：“你这是骗人。”

韩信说：“我把妈妈调到屋里，又从屋里调出来啦！”

王妈妈嘴里不服，心中却暗暗称奇。韩信的确与众不同，自己已不知不觉上了他的当。

月娥突然明白自己输了，禁不住哭起来。她意识到：丈夫即将远去，等待自己的将是艰难的岁月。



第二章

斩秦尉三军显威

韩信破解王妈妈三题以后的这几天，月娥一直在哭。她理解韩信的志向，只恨自己命苦。

王妈妈劝月娥说：“韩信从军，已是天意。他有志向，有才能，善机变，不是儿女私情所能阻挡的。韩信本是大将之才，不是常人能比的。我们应当为他高兴才对。”

王妈妈的话，月娥一句也听不进去，只是哭。田妈妈没有办法，不断地劝慰月娥。

田伯伯还是不住地骂，骂韩信这个丧气的，骂韩信搅乱了他的家，骂自从认识韩信以后，田家就没消停过。

韩信看月娥伤心，也很难过，不知用什么话去安慰她，说：“用不了多少时间，我会回来的。如果在外面有了功名，就把你接过去。”

月娥不稀罕功名，只是无法阻拦韩信出走。她想来想去，只恨自己的命不好：随他去吧。留住人，也留不住心，只好顺其自然了。

这天早晨，下着小雨，乌云低垂，天地蒙眬，一切都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韩信背着月娥做的布鞋，带着王妈妈给的木碗，在村口和田妈妈、王妈妈告别。月娥舍不得韩信，陪他一同向淮阴城走来。

路平时还好走，由于下雨，路面泥泞得很。韩信扶着月娥，月娥拉着韩信，一脚泥一脚水地走在小路上。他们有许多话，但谁也说不出来。谁也不知将来能怎样，命运的安排，总是抗争不了的。

韩信来到淮阴城，大军正在集合，准备向北开拔。街道上，广场上，前呼后叫，乱成一片，“项”字大旗低垂着头浸在细雨中。韩信摸出怀里的腰牌，到县衙临时设置的辎重部，领取了军装、头盔和一把短刀。韩信换好军装出来时，月娥正在门前等候他。

韩信来到她的身边，如果不看韩信的脸，根本就认不出来了。月娥没想到，只一会儿的功夫，丈夫竟变成了另一个人。

月娥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下来，一句话也说不出。韩信拉住月娥的手，不知用什么话可以安慰她，说：“我走后，孩子全